



小果一生

□ 周桂芳



周末回乡下，陪母亲去逛菜园，看到一片喜人的果树。丰收时节，硕果累累，有火红的柿子，有黄绿相间的橘子，还有吊在秋风中打秋千的红石榴子。

我大包小包，摘了满满一车的秋色秋果回城。在回城的乡村公路上，我回头望着渐行远去的母亲的身影，还有那满树的红柿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一枚小果子，也有自己的一生。几乎所有的果子在未成熟之前，不是苦的，就是涩的；不是酸的，就是麻的；不是硬的，就是青的。只有经过风吹日晒的考验，历经风霜雨雪的磨砺，才会慢慢成熟，成熟后才会褪去苦味和涩味，褪去酸味和麻味。果实成熟了，就长饱满了，里面就有货了，就有实在内容了，才会慢慢变软变糯，才会变得甘甜无比。等打了霜后，果子变得更加甜。原来甜，是苦孕育而成的，所有的甜，原来都是一路“苦”熬过来的。

一枚小果子，也有不凡的经历。很多不起眼的小果子，一旦成熟了，就鼓了起来，就膨胀起来，就大红大紫地显眼摆起来；有的果子，长大了，也充实丰盈起来，也成熟起来，却沉甸甸的，内敛地低下头来，越成熟越谦逊，越成熟越低调，哪怕再成熟，仍然保持着本色。原来，看一枚果子是否成熟，不能光看鲜艳夺目的外在表皮，而是看其内心是否有货，内心是否已经充实和饱满，是否已经历经风吹日晒和风霜雨雪的洗礼，是否已经去掉了青涩和苦味，是否拥有了自己的甜蜜和甘醇，是否已经释放出了所有的甜味来。

一枚小果子，也有一种大境界。比如柿子，农村到处都是，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是，是北方农村最平

常的小果子。火红的柿子，高高地吊挂在树上，你摘与不摘，它都站在那里；你吃与不吃，它都吊在那里。柿子刚被人摘下枝头时，它是硬梆梆的，还没有成熟，还很涩嘴，等放上几天，它才慢慢变软了、成熟了。这真是一种神奇的果子，不靠外力，不靠外力，只需要时间，慢慢等待几天，能自然熟、自然甜。就像人，有时也需要静待花开。柿子能静等花开，人只要自己一直默默努力，一切交给时间，交给自律，也能静等花开。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莫问前程，但行好事。

一枚小果子，也有大学问。果子有大有小，有红有黄，不是大的就甜，小的就不甜。不是红的就甜，黄的就甜，果子的甘甜和品质，不光看个头大小，更要看内质，要看肚子里有没有货。就像选拔一个人才，不能光看学历文凭，不能唯学历论、唯文凭论，不能光看身高长相，以貌取人，而要看真能力真本事，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一枚小果子，也蕴含生命大哲学。一枚小果子，既是可以吃的果子，又是新生的种子。所以，果子不怕被风吹雨打，不怕被鸟啄，更愿意被人采来吃，这就是果子存在的意义，更是一生的价值呈现。对小果子来说，结果成熟是自然而然，是生命存在的价值，并不是它的死亡和终结，而是另一次新生。因为，果子以种子为起点，走向一个新的开始，奔赴一个新的生命奇妙旅程。

一枚小果子，也有大价值。首先是供别人“吃”，供人观赏，但还有很多果子除了“吃”处，还可以制成各种中药材，救治伤痛和生命，惠泽福报更多的人。

一枚小小的果子，原来也是大千世界，也是生存智慧，更是生命的哲学。

微型诗十首

□ 林康养

深秋

趁早 备足暖阳
将要赴约
一场风雪之恋

家乡的小河

它流过我的童年
溅起欢乐
至今凝固成了回忆

鸟语

早上 总有几声温馨提示
将睡梦击碎
阳光 乘机涌入

良药

一首歌
在黑夜来回飞窜
将失眠的墙 撞倒

月光爱人

轻轻揭开夜的含羞
惊起 一些海誓山盟
在朦胧中携手奔走

农民

以田园为纸
犁铧为笔
终日推敲着丰收的篇章

天涯海角

在这里找到的爱情
迎着考验
挺立成磐石

教师

三尺讲台 很短
但他们用了几十载
走到了满头白发

篆刻家

你成名了
只因你的意志
比石头 还硬

南海观音

踏浪而来
拂去人间的尘埃
播下慈悲 智慧 和平

那年深秋的城市

□ 胡春华

城市是过渡着时间的路途，没有目的，没有终结。

火车到达一个城市的时候，我看到月色下寂静的月台，不远处隐约可见的铁轨，折射着冰凉的寒光。透过车窗，我望着眼前的站牌和昏黄的灯光慢慢划过，夜风如水微微泛凉，吹过我瑟瑟发抖的身体。

街道上的空气充斥着海水的腥味，这是大海的气息。道路两边，随处可见高大的法国梧桐，在光影里闪烁着模糊的枝叶轮廓，枯黄的叶子被风吹得快要落尽。

顺着海岸线行走，转身踏上一条木栈道，趴在栏杆上俯视着下面细沙的海滩，抬眼望去便是深秋暗蓝的海面，潮水汹涌地滚滚向前，发出惊涛骇浪地呼啸。

海风刺骨，银白散淡的月光下，漫步的人三三两两，稀疏的人影走走

停停，缓慢地向前逡巡着，海潮声响彻耳边，掩盖住堤岸上车水马龙的喧嚣，空寥的沙滩蔓延到夜色更深处。

一处厚重的黑影下，停泊着一艘退役的木船，白色的船身油漆剥落，内里的空间黑黢黢潮湿阴冷，一脚踏进去就踩到底板浑浊的积水。我坐在这艘老船上，眺望着暗夜的大海。深邃暗黑的海水，一眼望不到边，在月光下此起彼伏，伴随着低沉的嘶吼。

夜空骤然落下雨点，我起身走到倾斜的石堤前，沿着陡峭阶梯拾级而上，一路跑到公交车站，迈上停靠的巴士。

车上的乘客很少。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歪头看向外面撑伞独行的人，很羡慕那些在雨中从容行走的人，因为拥有一把遮风挡雨的伞，不必在骤雨中奔跑。无望迷茫的时刻，我也曾盼望有人为我遮风蔽雨，之后才遗憾地发现世间

的风雨竟然是那个人带来的。

车厢过道的另一端，坐着一位白衣蓝裙的女孩子，她侧头望着车窗上流淌的雨痕，眼神笃定，齐肩的长发潮湿杂乱，像是一团乌黑浓密的海藻。她背着双肩包，身影寂寥，身边手里也没有伞。她的身旁伫立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既像一位旅居天涯的过客，也似是一位从远方归乡游子。

忽地，车到站了。她起身下车，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只巴掌大的塑料包，笑着递给我。拿过一看，原来是一次性雨衣，我莞尔一笑道谢，紧接着递过一小盒精美的姜糖。

下一处停留的驿站会是哪座城市，我也不知道，不论是我路过你的城市，还是你路过我的城市，都不妨给予他人一份温暖和关怀，因为你我的温度，就是那座城市的温度。